

第四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上海市语文学会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合编

吴语
W U Y U

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

2008.12.5

第四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吴语

WU YU

上海市语文学会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合编

研究

上海
教育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语研究:第四届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福堂等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444-1573-6

I. 吴… II. 王… III. 吴语—方言研究—学术会议—文集 IV. H1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2821号

吴 语 研 究

——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市语文学会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合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插页 4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本

ISBN 978-7-5444-1573-6/H·0070 定价:(精)42.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一 吴语语音

绍兴方言百年来的语音变化·····	王福堂	2
吴语元音的简约性问题·····	游汝杰	11
赵元任先生吟诵诗文记音·····	钟 敏 金丽藻 秦德祥	17
北部吴语遇摄的语音演变·····	平田直子	26
靖江老岸话的由来及其声韵调辨证·····	刘 钢	35
镇海方言塞擦音一擦音音位系列的调查研究:现状及演变·····	戴红霞	42
浙江象山县爵溪“所里话”音系·····	黄晓东	56
吴语缙云方言东西二乡音韵系统之差异·····	陈贵麟	70
松阳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分析·····	严 越	77

二 吴语词汇

吴方言词语考释四则·····	徐时仪	88
常州话单音节形容词的三字格生动式·····	钟 敏	93
吴语舟山方言中的“阮”·····	徐 波	101
吴语广丰方言的联绵词·····	胡松柏	107
吕四话“乱坟场”说成“露闷场”·····	卢今元	112

三 吴语语法

浙江吴语里的若干词法特点·····	方松熹	114
宁波方言的时态·····	钱乃荣	121
宁波方言中“动词重叠+结果补语+(有)+数量成分”句式研究·····	郑晓芳	127
宁波方言中的 SOV 句·····	钱 萌	134
宁波(田螺山)方言的“勿”字句·····	阮桂君	141
绍兴方言形容词表程度的方式及语义层次·····	吴子慧	148
常熟话“勒×”结构及其功能分析·····	袁 丹	155

常州话的体助词“～咧”和“好则”·····	郑 伟	162
长兴方言中表示介词“到”的“得 de”·····	屠丽萍	166
江山方言的形容词词尾“相”·····	林芝雅	170

四 吴语与非吴语之关系、比较及其他

从无为方言的“歧”与苏州方言的“仔”看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关系·····	薛才德 朱定峰	176
湘语与吴语关系溯源·····	陈立中	183
湘语与吴语双及物句式比较·····	林素娥	189
上海话与上海语言使用情况研究·····	余志鸿	201
溧阳河南话方言岛“的”的语音变异研究·····	孙锐欣	210
当涂境内的吴语·····	邓岩欣	217
汉语方言中与数量词组合的语缀“头”·····	王 健	228
推广普通话与“保卫”上海话论战述评·····	颜逸明	236

五 方言词典的编纂和评介

从方言词典编纂谈吴语研究存在的问题·····	孙 毕	242
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评《江苏省志·方言志》·····	颜逸明 蒋冰冰	250
江苏教育版《宁波方言词典》的词目用字问题·····	周志锋	255
《明清吴语词典》评介·····	陈 莉 汪维辉	265
《明清吴语词典》读后·····	许宝华	272
附录一 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姚德怀报道	279
附录二 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则玲	280
后 记·····	《吴语研究》编辑组 许宝华执笔	286

一 吴 语 语 音

绍兴方言百年来的语音变化

王福堂

早期绍兴方言有不少著作存世,如清毛西河《越语肯綮录》,茹三樵《越言释》,范寅《越谚》等。这些著作记述了相当数量的方言词语,对词语音读和用法的注释还透露出方言语音语法的若干消息,作为研究资料无疑是宝贵的。但它们还不是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记录的方言材料。1901年摩伦多夫(P. G. von Möllendorff)所著《宁波方言的字音》(The Ningbo Syllabary)一书附录绍兴方言约4 000字音,则是仅见的这种语音材料(下文称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了解早期绍兴方言的语音系统以及不同于现代绍兴方言的若干语音特点,重要性自不待言。不久前丁锋利用它对绍兴方言一百年来的语音变化进行探索,撰文论述,颇得条理。但语言实际是复杂的,一种材料不一定能全面反映。笔者以为,为使了解准确深入,还需要根据其他文献和语言实际对这一材料进行补充,再作探索。

《宁波方言的字音》附录中收入了宁波、绍兴、台州三个方言的字音。摩氏在序言中说,绍兴方言字音是绍兴府浸信会教友布道团的包斯菲尔德(C. E. Bousfield)牧师提供的,但没有说明是否即是包氏本人所记。也没有提到发音人,但无疑应该是本地人。这种字音的调查记录可能是为方言布道和《圣经》翻译所做的准备工作。据资料,浸信会是1869年开始在绍兴地区传教的,包氏提供的材料应当是此年至该书出版的1901年之间的记录,距今约一百至一百五十年。不过字音没有记录声调,声韵母系统也没有整理,需要研究者自行归纳。记音符号是根据拉丁字母改造的。摩著是研究宁波方言的,对宁波方言的声韵调有细致的分析。但绍兴方言既非摩氏所记,和宁波方言标音相同的字音是否音值相同,就不易判断了。比如“奏”字两方言同记为tseo,而据上世纪二十年代赵元任记录的韵母,绍兴方言为ɿ,宁波方言为œy,差别颇大,从语音演变的可能性考虑,此前半世纪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的声母(30)和韵母(62)可以归纳如下: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k k' g ng h, ky
ky' gy ny hy, 'w y, Ø.

a ô o ae ao eo an aen en ön ang eng öng ong ah aeh
eh öh ôh oh i ia iae iao ieo ian ien in iang ing iah iaeh ich
ih u ua uô uae uan uen uün uön uang uöng uong uaeh ueh
uöh uöh uoh uh ü uô üin ün üön üöng üong üih üöh üoh r

声母中,ky组是k组的顎化音(如“京”kying、“旭”kyüoh),相当于tɕ组。·置于声母后表示送气(如“汽”k'a),置于开口呼音节前为声母(如“侯”·eo),与h相当。wy实际上是·的音位变体,w出现在合口韵前(如“丸”wön),y出现在齐齿韵和撮口韵前(如“演”yien,“渔”yü)。韵母中,ü为y,ö为ø,ô相当于ɔ(如“哑”uô)和ɒ(如“光”kwônġ,“江”kyüông),eng中的e为ə(如“承”dzeng),韵尾h相当于喉塞音ʔ(如“拆”ts'ah)。r(如“二”r),摩氏也写作yrl,音值与l(ʳl)大概相近。另外,“紫迟使”等字音只标声母不标韵母(如“四”s),没有元音1。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有读音相同而标音不同的问题。比如个别字韵母记做æn iæn,

绍兴方言现代语音的材料,主要有赵元任(1928年)、笔者(1959年)和陶寰(1996年)等数种,差别不大。本文根据笔者所记绍兴东头埭口音,需要时也引述赵、陶的记音。绍兴东头埭口音的声母(29)韵母(57)如下:

与现代语音相比,早期绍兴方言的声母多出 w y(作为‘的音位变体,与现代绍兴方言 ŋ 的音位变体 w 和 j、ɥ 相当)2 个,缺少 1 个 ʒ,韵母多出 ô uô yô aen in ün uün ün iaeh ih üih ôh uôh yôh 等 14 个,缺少 iio uo ua? iø? m̥n̥ŋ 等 9 个。声韵母的不一致反映了变化前后两个语音系统的差别,也与音系的处理以及材料中多收读书音(字音材料所收并非如摩氏所说都是口语词字音),颇多遗漏口语音(比如字音材料不收只见于口语音的 4 个声化韵 m̥n̥ŋŋ)有关。不过这一缺漏还不致影响对系统的观察。比较这两个相距百年以上的音系,仍然可以归纳出声韵母音类的分合轨迹。

绍兴方言语音百年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声母韵母音值的变化,引发部分音类的分化和合流。方言的内部分歧和文白异读的消长,也影响到字音的变化。下面按声母韵母的顺序分项叙述这些变化。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的精组字声母为舌尖音 $ts\ ts^h\ dz\ s\ z$ 。现代绍兴方言中则因韵母四呼的不同而分化,开合口韵前保持为舌尖音 $ts\ ts^h\ dz\ s\ z$,齐撮口韵前顎化为舌面音 $tɕ\ tɕ^h\ dʑ\ ʑ\ ʒ$,与见组声母的顎化音合流,不再区分尖团音。声母分合情况如下所示:

$t\phi \ t\phi^h \ dz \ \phi \rightarrow t\phi \ t\phi^h \ dz \ \phi$ 结丘虔轩

• 3 •

主流的群体中,完成却将会更晚。

二、知照组三等字与精组字声母的合流

有些吴方言知照组三等部分字声母为舌面音 $t\phi$ 组,韵母为细韵,语音较为存古。如宁波方言“展_知” $t\phi i$ ，“超_彻” $t\phi^{h}io$ ，“传_澄” $dzioy$ ，“浙_章” $t\phi ie\phi$ ，“穿_昌” $t\phi^{h}ioy$ ，“剩_船” $dzi\eta$ ，“少_书” ϕio ，“盛_禅” $zi\eta$ ，“日_日” $\eta ie\phi$ 。部分方言舌面音已经舌尖化。其中极少数方言为卷舌音,如常熟方言“照_章” $t\phi o$ ，“树_禅” $z\phi$ ，“砖_知” $t\phi y$ 。多数方言为舌尖前音,与精组合流,如上海方言“抽_彻” $t\phi^{h}y$ ，“煮_章” tsi ，“船_船” zo 。也有与精组合流的情况因韵母开合口而异的,如绍兴方言。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知照组开口三等字声母已经记为 ts 组,与精组字声母合流,韵母也相应大部分由齐齿韵转为开口韵。如“展_知” $tsaen$ ，“超_彻” $ts^{h}ao$ ，“沉_澄” $dzin$ ，“浙_章” $tsi\phi$ ，“菖_昌” $ts^{h}o\eta$ ，“剩_船” $dz\phi\eta$ ，“少_书” sao ，“盛_禅” $dz\phi\eta$ ，“日_日” $zi\phi$ 。

但在早期绍兴方言字音材料中,上述知照组开口三等还有 in $i\phi$ 两个韵母的字,声母虽然已经与精组合流,韵母却还保持为齐齿韵。例如:

in 针趁沉阵真春神身慎人

$i\phi$ 侄浙职出实识十入日

以上各字声母与精组合流而韵母还没有转为开口,说明演变中的各齐齿韵韵母是可能不同步的。稍晚到赵元任的记音中,这两个韵母才变成 $\bar{e}$ 和 $e\phi$,完成了向开口韵的转变(不过 in 变为 $\bar{e}$ 虽然不是不能给以解释,但它的知照组声母与精组合流,韵母却不与音近的“情_从” $dzi\eta$ 的韵母合流,另行演变为开口韵,其中也许还有人们不了解的细节)。

早期绍兴方言字音材料中,知照组合口三等字声母也已经大部分与精组合流。如“转_知” $tsaen$ ，“柱_澄” $dz\phi$ ，“准_章” $tsin$ ，“枢_昌” $t\phi^{h}y$ ，“船_船” $zaen$ ，“说_书” $si\phi$ ，“纯_禅” zin ，“如_日” zy 。但其中遇摄鱼虞韵字声母一部分字标写为舌面音,一部分字标写为舌尖音。例如:

$t\phi y$ 渚(鱼)主蛀铸(虞) tsy 著(鱼)珠(虞)

$t\phi^{h}y$ 鼠(鱼)枢(虞)

$dz\phi$ 柱住(虞) $dz\phi$ 除署(鱼)

ϕy 书黍庶恕(鱼)输戌(虞)

zy 如茹(鱼)树儒孺乳(虞)

早期字音材料中的以上标音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同一横行内的字声母分别为舌面音(左列)和舌尖音(右列),而实际情况应该是相同的,这显然是记音时相同声母使用了不同音标的结果(但其中 z 行字没有 z 的记法,所以早期字音材料的语音系统中没有了声母 z)。丁锋认为这些知照组合口三等字的声母曾经由舌面音变化为舌尖音,与精组字合流,以后因撮口韵的影响又再与精组字一起腭化为舌面音。也就是说,知照组鱼虞韵字曾经经历过 $t\phi y \rightarrow tsy \rightarrow t\phi y$ 这样的变化过程,而当时舌面音正处在变化为舌尖音的阶段,所以以上字音应该认为声母都是舌尖音 ts ts^{h} dz s z 。丁锋所说知照组鱼虞韵字声母变为舌尖音的情况在吴方言北部地区确有存在。如松江方言“著_知” tsy ，“处_昌” $ts^{h}y$ ，“柱_澄” zy ，“书_书” ϕsy ，“乳_日” zy ，声母都是舌尖音。但绍兴方言的知照组鱼虞韵字从来没有舌尖音声母与 y 韵母的配合。《越谚》中的字音注释可以证明这一点。《越谚》出版于 1882 年,与《宁波方言的字音》中绍兴字音的记录差不多同时。《越谚》中,“馗”音“厨”(早期字音材料中该字阙记)，“鬼”音“主”，声母为舌面音的见组细韵字是用知照组鱼虞韵字注音的。这说明此时的知照组鱼虞韵字声母也是舌

面音,并没有发生 $tɛy \rightarrow tsy$ 的演变,变化成舌尖音与精组字合流。而《越谚》以后至今,绍兴话鱼虞韵精组字的声母发生了向舌面音的变化,知照组字的声母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以上字音材料中的两种声母不应该统一为舌尖音 $ts\ ts^h\ dz\ s\ z$,而应该统一为舌面音 $tɕ\ tɕ^h\ dz\ ɕ\ z$ 。

第二,知照组鱼韵字的声母韵母还因文白而有不同情况。如“猪” $tsɿ$ 文 $tsɿ$ 白,“鼠” $tɕ^h y$ 文 $ts^h ɿ$ 白,读书音为舌面音声母, y 韵母,口语音为舌尖音声母,舌尖元音 $ɿ$ 韵母。文白异读中,口语音反映了方言音类早先的情况。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绍兴方言鱼韵入开口的特点至今仍然保存在口语音中(除“猪” $tsɿ$ 等外,又如“裾” $kɛ$ 白,“锯” $kɛ$ 白)。正是这种开口韵的特性使鱼韵知照组三等字口语音的声母很早就随二等字归入了精组。目前这些字的韵母虽然已经演变为舌尖元音,但仍然反映了早期开口韵的特性。

绍兴方言知照组鱼韵(读书音)虞韵字和精组字声母目前是相同的,如“处” $tsɿ$ 同音 $tɕ^h y$,“储” $tsɿ$ 同音 $dzɿ$,“书” $tsɿ$ 同音 $ɕy$,“竖” $tsɿ$ 同音 zy 。这种同音自然是声母合流的结果。但如上所述,这里的声母合流,并不是知照组归入精组,而是精组归入知照组的结果。因为知照组鱼虞韵字声母的舌面音一直没有变化,而精组字声母在齐撮韵前却由舌尖音腭化成了舌面音。正是精组字声母的这一变化才导致与知照组字声母的合流。

如上所述,从早期绍兴方言字音材料来看,绍兴方言知照组三等字与精组字声母的合流,就遇撮鱼韵(读书音)和虞韵字来说是精组归入知照组三等,就其他韵母字来说则是知照组三等归入精组。

此外,绍兴方言鱼虞韵以外的其他韵母,至今也还有个别知照组三等字的声母没有归入精组的。比如现代绍兴方言中的“占” $tsɿ$ $tɕiɛ$ ~地方,“身” $sɛ$ $ɕiŋ$ ~跟头,“叔” so $ɕio$ 。晚爹~等。这些残余现象说明,绍兴方言中还有极少数字音游离在知照组三等字声母与精组字声母合流的过程之外。

三、晓组合口呼声母混入非组声母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晓匣母合口呼字声母为 $hɸ$,如“呼” hu 、“湖” $ɦu$ 、“昏” $huɛ$ 、“魂” $ɦuɛ$,非敷奉母字声母为 fv ,如“夫” fu 、“符” vu 、“分” $fɛ$ 、“文” $vɛ$,晓匣母字和非敷奉母字声母不相混同。这一特点直到上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的记录中仍然保持。

但在上世纪 50 年代笔者所记绍兴东头墟口音中,晓组合口呼字声母已经开始与非组声母混淆。虽然“呼”“湖”仍音 $hu\ ɦu$,“昏”“魂”仍音 $huɛ\ ɦuɛ$,但少数人又读 $fu\ vu$ 和 $fɛ\ vɛ$,与“夫”“符”、“分”“文”同音(但“夫”“符”只音 $fu\ vu$,“分”“文”只音 $fɛ\ vɛ$,不又读 $hu\ ɦu$ 、 $huɛ\ ɦuɛ$)。在 90 年代陶寰的记音中,晓组合口呼声母完全混入非组,“呼”“夫”同音 fu ,“湖”“符”同音 vu ,“昏”“分”同音 $fɛ$,“魂”“文”同音 $vɛ$ (但“夫”“分”、“符”“文”仍没有 $hɸ$ 声母又读)。这种完全混同的现象主要见于绍兴东北郊。

绍兴方言中,晓组合口呼声母完全混入非组是近期发生的语音变化,早期字音材料自然不可能反映这一变化。但材料中记有“粪” $huen$ 、“讫” hu 二字。如果记音无误,二字应是反映当时有非组字声母反向混入晓组的情况。这种现象如果发生在两类声母普遍混同的阶段,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甲类字通过两读混入乙类字的过程中,由于数量引起的感染作用,大量甲类字的两读可能引发应该只有一读的个别乙类字也产生两读。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在音变刚开始发生,音类尚未混同的早期,因此也许只是当时个别人的特殊情况。

四、声母 z 的大量出现

z 不见于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而多见于现代绍兴方言。这除去前面所说记音中处理的问题外,还有声母又读发展的原因。

现代绍兴方言中的 z 声母有两个来源。例如:

(1) 齐脐荠绪就前贱旋像匠旬循晴绝藉,鲚自邪斜谢榭袖嚼(从邪母)

(2) 如茹汝儒乳(日母)殊竖树(禅母虞韵)薯(禅母鱼韵)

从例字中可见,z 声母主要来源于(1)从邪母字。例字在早期字音材料中除“自”、“谢”二字声母为 z 外,其他均为 dz。这是因为绍兴方言精组浊塞擦音字声母多有两读,如“罪从”²dzɛ²zɛ,“寻邪”²dzɪŋ²zɪŋ,其中擦音一读多见于口语。早期字音材料基本上不是口语的记录,而以读书音为主,所以绝大部分这类字的声母只有浊塞擦音 dz,没有浊擦音 z。现代绍兴方言中,精组字声母已经在齐撮韵前顎化,例字(1)逗号前各字声母变为 dz z 两读,逗号后各字声母只有 z 一音。这些 z 声母是精组分化时由从邪母字的声母 z 顎化而成的,数量颇多。这种由早期的 z 变成的 z,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

但丁锋认为 z 是百年来新产生的声母,就总体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例字(2)的知照组鱼虞韵字声母是 z 的另一来源。因为早期字音材料中例字(2)虽然都记作 z 声母,没有记作 z 声母的,但前文已经提到,绍兴方言知照组鱼虞韵(禅日母)字 y 韵母前的声母 z 实际上应该就是 z。早期字音材料的语音系统没有设立这一声母,并不是因为当时不存在这个声母,而是处理上出了问题。实际上,从材料中知照组鱼虞韵禅日母字的声母或记作舌尖音,或阙记颇多,显见调查者记录时下笔相当犹豫。知照组鱼虞韵字中,声母凡记作舌尖音 ts dz 的,固然因为有同类的字又记作舌面音,可以有把握地改正为 tɕ dz。但 z 虽然没有同类字又记舌面音可以作为参证,同样也应该改正为 z。这些 z 声母数量上不是很多,但作为知照组鱼虞韵字的声母从早期至今一直存在,并不是新产生的。

五、深臻摄舒声韵向曾梗摄的归并

深臻曾梗摄开合口一三四等舒声韵合流,是吴方言区北部大多数方言的特点。以“沉深”、“陈臻”、“澄曾”、“程梗”、“金深”、“斤臻”、“京曾”、“经梗”等字为例:

	苏州	上海	杭州
沈陈澄程	ən	əŋ	ən
金斤京经	in	iŋ	in

以上例字目前绍兴方言中齐齿韵的也已经合流,“金斤京经”同音.tɕiŋ,但开口韵的仍有差别:“沉陈”²dzɛ≠“澄程”²dzəŋ。这一特点曾由赵元任指出。

不过从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来看,当时深臻摄与曾梗摄舒声的齐齿韵尚未最后完成合流,而开口韵却已经开始了合流的过程。

说深臻摄与曾梗摄舒声齐齿韵的合流尚未最后完成,是因为前面提到,深臻摄字还有一个齐齿呼韵母 in,与 en 开齐相配。例如:

in 针趁阵真春神身慎人(知照组)根跟悬垦(见组)

前面还提到,in 韵母中知照组字的声母当时已经与精组字合流,韵母则要晚到上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的记音中才转为开口韵的 ē(见组字“根跟悬垦”则是由于方言内部分歧而转入 iŋ

韵母的。见下文)。到那时, in 韵母归于消失, 深臻摄没有了特有的齐齿韵, 才真正完成了与曾梗摄齐齿韵的合流。

说深臻摄舒声开口韵字的韵母在当时已经开始了变化的过程, 是因为“哨”字的韵母本应为 en, 但早期字音材料中记作 k^həŋ, 与曾梗摄字相同(由 ē 变 əŋ 缺乏语音条件, 所以并不是语音演变, 而是外方言影响的结果)。以后到上世纪前半期, “很狠艮”和“根跟恳垦”等字也陆续由 ē 韵母转入了 əŋ 韵母。而目前“痕恨恩”以及非见组的“斟揅舜”等字, 或是除 ē 韵母外也有了 əŋ 韵母的新读, 或是已经只有韵母 əŋ 一读。看来绍兴方言深臻摄开口韵 ē 向曾梗摄 əŋ 韵母的归并在早期就已经启动, 归并的结果将是深臻曾梗摄舒声开口韵的全部合流, 与目前吴方言北部地区多数方言相同。

六、韵母音值的渐变及其引发的韵类合流

绍兴方言韵母音值的渐变主要表现为: (1) ae iae uae aen ae? iae? uae? ao iao eo ieo 等韵母中复元音 ae ao eo 等单化(部分或又高化)为 ɛ æ ɒ ɤ (ɒ 组开口呼韵母的发音至今仍有轻微的动程, 实际上仍有韵尾: ɒ², 赵元任标写为 ɒɔ; ɛ 组韵母后来如陶寰所记又高化为 e), (2) ɔ iɔ uɔ ɔ? iɔ? uɔ? 等韵母中主要元音 ɔ 舌位高化为 o, (3) an ian uan aen en ien uen in yin uyn yn ən uən yən 等韵母中的前鼻音韵尾 n 弱化, 韵母转为鼻化韵 æ iæ uæ ē iē uē ǝ iǝ uǝ (ǝ 组韵母后来如陶寰所记又高化为 ē)。

上述语音变化引发了如下几组韵类的合流:

(1) ɔ 组韵母归入 o 组韵母。例如:

o → ɔ 做搓坐个何(果摄)

ɔ ↗ 巴骂沙(假摄)

io uɔ → io uo 嘉文下文 丫文, 瓜画花(假摄)

(2) ɔ? 组韵母归入 o? 组韵母。例如:

o? iɔ? uɔ? → o? iɔ? uɔ? 北六嘱, 菊蓄肉, 谷哭屋(通摄, 曾摄帮组)

ɔ? iɔ? uɔ? ↗ 博乐错, 学, 镬(宕江摄)

(3) aen 韵母部分字归入 en(ē)韵母。例如:

en → ē 奔喷盆门份论村(深臻摄)

aen ↗ 占扇看汉岸安(咸山摄覃韵, 谈寒韵见系)

上述韵母的合流减少了绍兴方言韵母的数量。

七、撮口韵介音的齐齿化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有 y yɔ yin yn yən yon yon yi? yo? yo? 等 10 个撮口韵, 因此韵母系统开齐合撮四呼尚称均衡。但现代绍兴方言中仅单元音韵母 y 保持为撮口韵, 韵母 yn 变为开口韵(ǝ), 其他 8 个撮口韵都变为齐齿韵。例如:

y → y

yn → ǝ

yin → iǝ yən → iǝ yi? → iǝ?

yɔ → io yon → ioŋ yo? → io? yɔ? → io?

yonŋ → ionŋ

因韵母的合流,8个撮口韵变成6个齐齿韵: $i\bar{o}$ $i\bar{o}?$ io $io\eta$ $io?$ $io\eta?$,其中韵腹为圆唇前元音($\bar{o}$)的2个,圆唇后元音(o 和 $\bar{o}$)的4个。这是因为在韵母的演变过程中,韵腹后元音使前元音介音 y 逐渐失去依托,唇形趋展,逐渐变而为 i 。而且这一变化连带使前元音韵腹前的介音也不再有明显的圆唇作用,一并归入了齐齿韵。这一演变使现代绍兴方言的撮口韵大为减少,成为韵母系统的特点之一。

八、几组韵母的整化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记有 in yin , uyn yn , $i?$ $yi?$ 三组韵母,都没有开口韵相配,韵组凌乱,引人注意。现代绍兴方言中这些韵母已经并入其他韵母。但它们的归并不都是以韵组为单位的合流,看来是以韵母自身的音变方向为依据,分别归入音值相近的韵母。这种音变的动力可以认为是来自方言语音系统的整化,目的是使不整齐的韵母系统重新变得整齐,以便于语言的运用。下面分两组来叙述这种韵母系统的整化。

(1) in 和 $i?$ 的变化

in 和 $i?$ 韵母中,声母为知照组三等字的,韵母变化为 $\bar{e}$ 和 $e?$ 。这两个韵母可能原来有一个舌位较介音 i 略低的韵腹元音,比如 $\bar{I}$ 。在音变过程中,由于声母由舌面音向舌尖音的转变引起介音 i 的失落,韵腹元音就进一步低化而并入音近的开口韵 $\bar{e}$ 和 $e?$ 。例如:

$in \rightarrow \bar{e}$ 沉枕深珍陈神伸春顺

$i? \rightarrow e?$ 执失侄实职识质湿折拙汁

in 归入 $\bar{e}$ $i\bar{e}$ $u\bar{e}$ 组韵母中的 $\bar{e}$, $i?$ 归入 $e?$ $ie?$ $ue?$ 组韵母中的 $e?$,各各消除了一个不整齐的韵母。

(2) yn uyn 、 yin $yi?$ 的变化

同样,这些韵母的韵腹元音 y 、 i 可能也是舌位略降的 $\bar{y}$ 、 $\bar{i}$, $\bar{i}$ 并受介音 y 的影响而圆唇化为 $\bar{y}$,然后在音变过程中各韵母再归入韵腹元音相近的 $\bar{o}$ $i\bar{o}$ $u\bar{o}$ 和 $i\bar{o}?$ 。例如:

$yn \rightarrow \bar{o}$ 墩余盾轮(臻摄端系合口)

$yin \rightarrow i\bar{o}$ 军裙勋韵(臻摄见系合口三等)

$uyn \rightarrow u\bar{o}$ 棍坤婚浑稳(臻摄见系合口一等)

$yi? \rightarrow i\bar{o}?$ 决屈倔血月(山摄见系合口三四等)

yn yin uyn 等不成组的韵母分别归入 $\bar{o}$ $i\bar{o}$ $u\bar{o}$ 组韵母, $yi?$ 韵母变为 $i\bar{o}?$,与 $\bar{o}?$ $u\bar{o}?$ 合并为 $\bar{o}?$ $i\bar{o}?$ $u\bar{o}?$ 组,整化效果显著。

九、方言内部分歧的反映

绍兴方言语音存在若干内部分歧,早期字音材料中有所反映。如果把这种分歧看成是一种语音演变,则变化前后音值的差异显然难以从音理上加以说明。而如果明确它们是一种方言内部分歧,即地域性语音分化的结果,很早就是不同的读音,并非后来语音变化所造成,则差异就可以得到解释。

早期字音材料中所见的这类字音差异,有以下两种情况。

(1) 早期绍兴方言字音材料中“根垦恳”等字记做 kin 和 $k^h in$,韵母为 in ,而现代绍兴方言读作 $k\bar{o}\eta$ 和 $k^h \bar{o}\eta$,韵母为 $\bar{o}\eta$ 。丁锋认为目前的 $k\bar{o}\eta$ $k^h \bar{o}\eta$ 是由早期的 kin $k^h in$ 演变来的,理由是舌根音声母会使韵母的元音和韵尾后化(韵母 $\bar{o}\eta$ 丁锋标作 $\bar{y}\eta$)。但这一说法并不符合

音理,事实上它也不是一种语音演变的现象。因为现代绍兴方言中,见组声母的中元音韵母开口韵字一部分人读入齐齿韵,如“狗” $^c k\gamma \sim ^c ki\gamma$,”“啃” $^c k^h\alpha\eta \sim ^c k^h i\eta$,主要是城区和郊区之间的地域性语音分化的结果,是一种共时的语音差异。如果要从演变的角度说,则“啃”目前的异读音 $^c k^h\alpha\eta \sim ^c k^h i\eta$ 来自早期的异读音 $k^h en \sim k^h in$,其中 $^c k^h\alpha\eta$ 来自 $k^h en$, $^c k^h i\eta$ 来自 $k^h in$ 。目前的 $^c k^h\alpha\eta$ 和早期的 $k^h in$ 之间则没有演变的关系。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根垦悬”等字记作 $kin k^h in$ 而不记作 $ken k^h en$,其实是当时 $k^h en \sim k^h in$ 这种共时差异的反映。了解了绍兴方言这一内部分歧的情况后,才能避免在韵母变化中把早期字音材料中的 $kin k^h in$ 和现代绍兴方言的 $k\alpha\eta k^h\alpha\eta$ 不恰当地联系起来。

(2) 现代绍兴方言韵母 $\bar{e} u\bar{e}$ 和 $\bar{o} u\bar{o}$ 、 $e? ue?$ 和 $\bar{o}? u\bar{o}?$ 间多有又读。如“村” $^c ts^h\bar{e} \sim ^c ts^h\bar{o}$,”“搵” $^c u\bar{e} \sim ^c u\bar{o}$,”“肋” $le?_2 \sim l\bar{o}?_2$,”“活” $^h ue?_2 \sim ^h u\bar{o}?_2$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中 $ue?$ 韵母字“阔”、“骨”韵母记作 $u\bar{o}?$, $\bar{e}$ 韵母字“篡”记作 $ts^h\bar{o}n(t s^h\bar{o})$,就是这一内部分歧的反映。这些字的韵母与现代绍兴方言中的读音不同(比如 $u\bar{o}?$ 与 $ue?$, $\bar{o}$ 与 $\bar{e}$),应该是不同的又读音,彼此间没有音变的关系。因此把这几个字的读音理解成是 $u\bar{o}?$ 向 $ue?$ 、 $\bar{o}$ 向 $\bar{e}$ 的演变结果,无疑是不确切的。

十、部分读书音的消亡

绍兴方言早期字音材料多收书面语读音,极少口语用音。如日母字“人”只收 zin ,不收 $n\eta\eta$ 音,“二”只收 r ,不收 $n\bar{i}$ 音。这反映了清末吴方言区大力推行官话的社会情况。清代中晚期,由于语言交际和任用官吏时考核官话的需要,官话的推广工作受到重视,吴方言区大多数方言中因此出现了众多的读书音。早期字音材料多收读书音,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吴方言区经济的发展,也由于任用官吏不再考核官话,推广官话的工作放松下来,吴方言区各地方言中的读书音就大为减少。现代绍兴方言中的读书音总的来说也少于早期字音材料。比较早期字音材料和现代绍兴方言,这方面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1) 部分读书音消亡

早期字音材料中的某些读书音在现代绍兴方言中不再出现。例如绍兴方言咸山摄见系开口二等韵“夹甲胛掐瞎”等字口语音为 $k\alpha\bar{e}?, k^h\alpha\bar{e}?, h\alpha\bar{e}?$ 。早期字音材料中收录的读书音或是只借入官话的声母,如“夹甲胛”音 $t\bar{c}ia\bar{e}?$,”“瞎”音 $\bar{c}ia\bar{e}?$,”或是同时借入官话的声母和韵母元音,如“掐”音 $t\bar{c}^h ia?$,”“鸭”音 $ia?$ 。而现代绍兴方言的读书音只保留韵母 $ia?$,以 $ia\bar{e}?(ia\bar{e}?)$ 为韵母的读音归于消失。这种因读书音调整而消失的字音,显然不能理解成是后来演变成了 $ia?$ 。

(2) 部分读书音消失后再度产生

现代绍兴方言和早期字音材料的字音多有相同的读书音。这些读书音多数是早期字音传承下来的。但也可能有曾经消失,后来重新产生的。比如蟹摄见系开口二等字“阶解戒揩蟹鞋”,口语音为 $ka k^h a ha fia$,早期字音材料只收入读书音 $t\bar{c}ia t\bar{c}^h ia, \bar{c}ia fia$ 。现代绍兴方言中,“阶解”的读书音 $t\bar{c}ia$ 得以保存,“揩蟹鞋”等字的读书音 $t\bar{c}^h ia \bar{c}ia fia$ 归于消失,而“戒”的读音 $t\bar{c}ia$,根据语言实际情况,则是在20世纪前半期消失,后来重新产生出来的。语音演变中,字音消失后再产生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但对于向官话借入的读书音来说,既然可以因不再需要而消失,消失后因需要而再次借入,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种问题的判断无法依靠文献材料,而是要借助于对方言实际情况的了解。

绍兴方言语音系统在经历短短的百年之后有了不小的变化。声母系统相对比较稳定,但也有精组分化、知照组三等与精组合流和晓组合口呼混入非组等变化。韵母系统则变动较大,比如出现了复元音单化,低中元音高化,韵类合流,n尾韵转为鼻化韵,撮口韵减少,韵母系统整化,等等。声韵母的这些变化体现了吴方言北部地区方言语音系统简化的趋向。文白异读的消长则反映了该地区社会中语言运用情况的变化。另外,绍兴方言早期和目前少数不规则的字音,还反映了方言内部分歧以及语音演变中方向和进度的复杂情况。这充分体现了方言的社会性质,需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

参考文献

- 丁 锋 2005 《一百年来绍兴方言的语音演变》,载《吴语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范 寅 1987 《越谚》,谷应山房,1882;上海文艺出版社
-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编写组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
- 摩伦多夫(P. G. von Möllendorff) The Ningbo Syllabary(宁波方言的字音),1901。
- 陶 寰 1996 《绍兴市志》“方言”,浙江人民出版社
- 王福堂 1959 《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3辑)
- 游汝杰 2002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1928;科学出版社

(北京,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

吴语元音的简约性问题

游汝杰

一、现代吴语元音的简约化

0. 赵元任最早提出吴语元音的简约化倾向,他在《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英文导言中论及吴语韵母的一般特征时说:“古代双元音有变为单元音的倾向,即 ai, ei, au, ou 变为 u, é, ò, e。”(Ancient diphthong tend to become single vowels, ai, ei au, ou tending towards u, é, ò, e)。赵元任所谓“古代双元音有变为单元音的倾向”,可以解读为古灰、哈、皆、豪、肴、侯六韵吴语今音单音节化。

张琨也认为吴语的特征之一是“《切韵》的复合元音多半读成单元音。《切韵》的低元音前 a 和 a 收鼻音韵尾 m 和 n 的韵母也都读成单元音。”(张琨 1985)他的意思是中古咸山两摄今吴语读单元音。

张琨又指出:“《切韵》合口韵的合口介音多半消失,只有在舌根音、喉音声母后边开合的对立大致存在。”(张琨 1985)这里的合口介音是指中古止摄合口三等和山摄合口一等的介音。

郑张尚芳进一步明确提出认为吴语的特征之一是“蟹摄二等不带-i 尾,是开尾韵。如排。”(郑张尚芳 1987)

以下逐项讨论今吴语元音简约化问题。

1. 灰、哈、皆、豪、肴、侯六韵中古皆是双元音,即 * uai * ɿi * ɤei * au * ɤau * əu(郑张尚芳 2003)。在今天的吴语只是太湖片和台州片皆变成单元音,在婺州片皆读双元音,在衢州片只是哈韵、豪韵和肴韵变成单音节;在温州片只是哈韵和豪韵变成单音节;在宣州片只是豪韵和肴韵变成单音节。见表九。黄岩话流摄一等见晓组顎化,所以“狗”字有 i 介音。

表 1 灰、哈、皆、豪、肴、侯六韵吴语今音

韵目	灰	哈	皆	豪	肴	侯
例字	雷	来	排	毛	饱	狗
绍兴	le	le	ba	mə	pə	kɤ
黄岩	le	le	ba	mə	pə	tɕio
衢州	ləi	le	bɛ	mə	pə	kɤu
金华	lei	læe	ba	mau	pau	kəu
温州	lai	le	ba	mə	pə	kau
高淳	lei	lei	-	mə	pə	kei

从表 1 来看,所谓吴语元音的简约化,在吴语内部只是北部(太湖片和台州片)的特征。

另一方面这六个韵的今音全部或部分变成单音节,也普遍见于非吴语方言,在老湘语里这六韵全部变成单元音;在合肥官话里只有侯韵仍读双元音;在闽语闽东片只有灰韵和侯韵仍读双元音;在闽语闽北片只有豪韵和肴韵仍读双元音;徽语休宁话则全读单元音,其中

“狗”字带 i 介音, 因为与黄岩话一样, 流摄一等见晓组顎化。见表 2。

表 2 灰、哈、皆、豪、肴、侯六韵方言今音

韵目	灰	哈	皆	豪	肴	侯
例字	雷	来	排	毛	饱	狗
济南	luei	le	phe	mɔ	pɔ	kou
合肥	le	le	phe	mɔ	pɔ	kou
扬州	luəi	le	phe	mɔ	pɔ	kyu
双峰	le	le	ba	mɔ	pɔ	ke
福州	lai	li	pɛ	mɔ	pa	keu
建瓯	so	le	pai	mau	pau	e
休宁	lo	lo	-	mɿ	pɔ	tɕiu

从表 2 来看, 双元音的单元音化并不是吴语专有的特征。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各种方言的所谓“元音简约”是双元音弱化的结果, 例如:

来 * ai → ɛ → e → i

毛 * au → ɔ → ə

2. 咸山两摄中古带-m 尾或-n 尾。咸山两摄韵尾在今吴语里的演变分三种情况, 一是保留韵尾, 如绍兴、庆元、松阳; 二是韵母鼻化, 韵尾失落, 如衢州; 三是韵尾失落, 韵母也不鼻化, 如金华、黄岩、温州。见表 3。上述三种情况也见于非吴语方言, 如北京官话、赣语、客话、闽语、粤语保留韵尾; 江淮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湘语鼻尾失落, 韵母鼻化; 晋语和徽语韵尾失落, 韵母也不鼻化, 见表 4。

表 3 今吴语咸山两摄韵尾比较表

	绍兴	金华	衢州	庆元	黄岩	温州	松阳	高淳
甜	diən	din	diē	diāŋ	die	di	diæŋ	di
店	tiən	tio	tiē	tiāŋ	tie	ti	tiæŋ	ti
先	ɕiən	sio	ɕiē	ɕiāŋ	ɕie	ɕi	ɕiæŋ	ɕi
班	piæn	po	pā	paŋ	pɛ	pa	pɔŋ	po

表 4 今非吴语咸山两摄韵尾比较表

	北京	济南	西安	扬州	太原	长沙	双峰	休宁
甜	thien	thiæ̃	thiæ̃	thie	thie	tiē	di	tie
店	tien	tiæ̃	tiæ̃	tie	tie	tiē	ti	tie
先	ɕien	ɕiæ̃	ɕiæ̃	ɕiē	ɕiē	ɕiē	si	sie
班	pan	pæ̃	pæ̃	pæ̃	pæ̃ə	pan	pæ̃	puə

各种方言中咸山两摄韵尾的失落是鼻韵尾弱化的结果, 例如:

* ien → iēn → iē → ie → i

* an → pā → a

3. 中古合口介音在今吴语消失的情况见表 5 和表 6。表中几个字的音韵地位如下。